

# 扁舟一棹任清波



老藤



滦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孤石村，从该村大古道沟小梁山南麓的源头算起，这条大河兜兜转转约八百八十八公里，至河北省乐亭县南兜网铺注入渤海。从水系图上看，滦河姿态极似一只麒麟，头部大嘴张开，胡须下垂，顶角直立，前足踏着大黑汀水库，身躯是潘家口水库，柳河、灤河为其两翼，这个鬼斧神工的造型着实震惊了我。麒麟自古就有仁兽之称，孔子“获麟垂泪”的典故让历代子子孙孙感怀不已。《诗经》中有《麟之趾》一诗，以麒麟比喻贵族公子，赞美其仁厚品德。原文是：“麟之趾，振振公子，于嗟麟兮。麟之定，振振公姓，于嗟麟兮。麟之角，振振公族，于嗟麟兮。”大意是赞美麒麟的蹄不踢人，麒麟的额不撞人，麒麟的角不伤人，有德行的公子就该像麒麟一样宽厚仁慈。

站在滦河全域水系图前，我自然就把滦河与麒麟的仁德联系了起来，我隐隐地觉得滦河与麒麟存在着某种关联。在走过大河全程后，身倚滦河口那块黄蜡石材质的滦河省级湿地公园石碑，瞭望白鹭飞起的河面和沙洲上郁郁葱葱的灌木，脑海里不禁跳出这样四个大字：仁者，滦河！孔子说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”，五者即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，在此，不妨用孔子说的“五者”来解读一下滦河。

信者，效其忠也。滦河之信在其从不恣肆妄为，始终保持清流操守。滦河有信，冬凝春融顺应天道，滦河守时，水涨水落不逾汛期。想想看，人的一生，像不像滦河发源于草根，吸纳众流，壮其肌体，最后完成使命融入大海的过程。

海的过程。滦河没有横行四野，没有回头反噬，就像一个恪守信用的君子，担负起属于自己的使命，从不爽约，绝不忤逆，八百里滦河岁岁安澜。

人们常常引用《道德经》中的“上善若水”一语，上善若水有层重要的内涵是“言善信”，守信守时，这是大江大河应有的品格，试想，一条喜怒无常的大河流经你的生活之地，是福还是祸呢？

敏者，勤勉之意也。滦河之敏在于其默默无闻的奉献，在于它的低调谦逊。它就像一个田野里默默耕耘的农夫，日复一日地劳作，“曾孙不怒，农夫克敏”，《诗经》中的意象穿越时空，在今日的滦河上得以重现。

滦河不仅灌溉了下游75万亩农田，而且还涵养了上游塞罕坝、坝上草原、多伦湖等景区。我注意到滦河在走

过大坝上草原时曲曲弯弯，似有几多不舍。我想

它是在眷顾那些夏日里的小草，因为坝上草原无霜期很短，小草在夏季能得到足够的滋润对

于其生长是多么重要。在位于河北省乐亭县的滦河入海口，大家忙着在石碑处留影，我却

听到了身后“沙沙沙”的水声，回头望去，原来是

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，人称“书圣”，在整个书法界，王羲之的名气非常大。关于王羲之的书法老师，稍有书法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卫夫人。她名卫铄，撰有《笔阵图》，王羲之颇得其真传。

除了卫夫人，还没听说过谁还是王羲之的书法老师。

突然有一天，王羲之却多了两位老师：秦代的李斯和东汉的曹喜。

## 王羲之

### 跟李斯、曹喜学过书法？

刘运峰



并投书求救。华阴县令闻讯便派人将其抬下了山。听导游津津有味地“渲染”这个故事时，我首先怀疑韩老夫子患到一定程度的恐高症。旋即又否定了自己，毕竟“华山天下险”，能到达苍龙岭，前面韩愈已经过了许多险处。

这故事在我看来，当为后人所编，无非为形象地表达此境之险。华山上这样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。当年一部电影《智取华山》，更使这里的几处险地天下皆知。在华山，因这个传说，后世又引发了几则趣闻。

有位山西武乡人赵文备，百岁时游华山，闻韩愈投书故事，放声大笑，并在崖壁题刻“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辞家，赵文备百岁笑韩”。

后又有李柏登山至此，观苍龙岭奇险，感慨万端，闻趣事留诗抒怀：“华之险，岭为要。韩老哭，赵老笑，一哭一笑传二妙。李柏不哭亦不笑，独立岭上但长啸。”

历代文人，对韩愈险临投书之事一直在异议。唐沈括在《登华山》一文中提出“仲尼之悲麟，悲不在麟也；墨翟之泣丝，泣不在丝也”。认为韩愈之哭一定另有原因，绝非畏险惜命；明杨嗣昌认为，韩愈之所以在苍龙岭痛哭，是因为惊叹此岭的奇险壮美，以至其才华也不能表达，只好大哭一场自愧才疏；而清华阴名人王宏嘉在《华山记》的记述中则说，韩愈面对宪宗皇帝，面无惧色，慷慨陈词，指责其错，求其改正，胆量自是超乎常人的，怎会因困险而胆怯失态呢？

韩愈乃当事之人，有《答张彻》一诗，记述了洛阳探亲后归途游华山事略。“洛邑得休告，华山穷绝径。倚岩睨海浪，引袖拂天星。日驾此回籍，金神所司刑。泉绅拖修白，石剑挂青……”特别提及，他登上华山绝顶，石阶上苔藓湿漉漉的，脚下打滑，举步维艰，而走在云梯一般的石径上，狂风吹得人站立不稳。对上山后悔得几乎要发狂，连话也说不了了。为了告诫后世，欲在历险处刻石记事。从此诗看，韩愈确实上过华山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路滑风大，一时难以下山。只是后世文人一再演绎，添枝加叶，使之更具传奇色彩罢了。

不管怎样，华阴人则是宁可信其有的。与挑夫谈，也这样认为。

## 承上启下的刘立福

夏仲奇

的书目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

刘立福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崭露头角，一直到2010年前后还坚持活跃在舞台上，让很多青年观众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并喜爱上了评书《聊斋》。

在他身后，很多中青年评书演员纷纷开始学说这部古典名著，使《聊斋》近年来逐渐成为书坛颇为流行的书目，这和他晚年的推动弘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当然这也与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，《聊斋》这种短篇的书目更加适合现代观众的需求。

和刘立福同时代的陈门传人虽然也有

一本专门为中小学生编写的书在回答“谁被称为‘书圣’”之后，进一步解释道：“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书法家，被誉为‘书圣’。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，七岁开始学习书法，先后跟随卫夫人、李斯、曹喜等名家学习书法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”

王羲之跟随卫夫人学习书法不假，但说他跟随李斯、曹喜学习书法，就太离谱了。

王羲之，字逸少，生于303年，361年去世。李斯，生年不详，公元前208年被赵高所害。也就是说，李斯遇害511年后，王羲之才出生，他怎么会跟随距古500多年的李斯学习书法呢？再看曹喜，他的生卒年不详，但从史料可以确定，他是东汉时期人。

汉章帝时曾任秘书郎，他工篆隶，尤善篆书。东汉的起止年代为25年到220年，汉章帝时期为75年到88年，虽然距离东晋近了

一些，但也相隔200多年，王羲之也不可能拜曹喜为师学习书法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“关公战秦琼”似的说法呢？

也许和撰稿者过度依赖网上资源有关。

在网络上查询有关王羲之学习书法的经

历，有这样的表述：“少学卫铄，后渡江北游名山，见到李斯、曹喜等诸名家书迹，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《华岳碑》，开始意识到不足。于是遍

学众碑，书艺大进，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，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。”

或许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。

编者为了提高效率，将带有问题的词条交给人工智能工具去回答，这些工具利用网络资源，很快就完

成了任务，将王羲之对李斯、曹喜

书法的观摩、借鉴一并归入拜师的

行列，而该书的编者可能又疏于把关，由此便形

成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、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。

对于成人读者来说，这个说法危害性并不

大，因为大多数读者都有判断力，一眼就可以看

出其错误，但对于这本书的主要读者——中

小学生，这个危害就太大了。因为孩子们还缺

少鉴别力，书上是怎么写的，他们就相信甚至在答

题中照搬照抄，而且，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往往会

伴随一生，如果没有得到改正的机会，就会贻害

无穷，不仅自误，还会误人。

人工智能固然功能强大、方便快捷，但如

果听之任之，完全放弃

人为把关的责任，就可

能带来新的更为棘手的

问题。

因此，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，不可不慎

从。



第五三七期

很多，就影响力而言，应该说刘立福在天津说《聊斋》的演员中是名列前茅的。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长寿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十分重视艺术资料的保存，他生前不但在电台、电视台留下了大量的资料，还出版了多种音像制品，晚年他曾请专人在书场把自己所掌握的书目悉数录制下来，为后人留下了一整套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很多老艺人由于资料的稀缺，往往会产生人去艺断的遗憾，刘立福这种对待艺术认真负责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尽管刘立福的知名度还无法和那些享誉全国的评书名家相提并论，但他在天津的中小书场茶社默默耕耘了几十年，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于评书《聊斋》之上，这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是非常令人钦佩的。

2025年，正值刘立福逝世十周年之际，回想起老艺人在舞台上的点点滴滴，令人感慨万千，特写下此文，以尽怀念之情。

和刘立福同时代的陈门传人虽然也有

大片花生田正在实施喷灌，清清的滦河水呈细雨状洒向嗷嗷待哺的花生秧。我对身边的一位诗人说：“多么勤勉的滦河啊，都要入海了，还在恋恋不舍地为花生哺乳。”诗人说他写诗有了灵感，就写花生与滦河水。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，花生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多子多福、生生不息，恰好契合滦河之毓。

患者，主之高行也。滦河之惠集中体现在对天津、唐山两座城市的哺育上。在大黑汀水库主坝下游的引滦枢纽闸处，看着滦河水通过两条明渠分别流向天津和唐山，我体会到什么是“主之高行”，不由得在心里为“引滦入津”这一善举点赞。唐山是座经历过地震劫难的工业城市，工业离不开水就像机械没有油，根本无法运转。天津是重要的港口城市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海河流域出现了持续干旱，使天津遭遇严重水荒。不仅市民生活用水受限，而且因海水倒灌，市民饱受饮用水咸涩之苦。党和政府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甘甜的水，于1982年5月11日正式上马“引滦入津”工程，军民奋战400余天，1983年9月11日，清澈甘甜的滦河水终于送到了天津的千家万户，《人民日报》为此发表了《重点建设工程的榜样》社论，高度赞扬了“引滦精神”。这次采访，我们来到大黑汀水库时正赶上水库在开闸放水，问原因，水库负责人说这是对下游河道进行生态补水。看着壮观的放水景象，我知道，这每秒五百立方米的补水量，流走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可是这个水必须补，惠泽两岸生态也是滦河的“高行”。

采风接近尾声，我想起了康熙写滦河的一首诗：“平沙漠漠接长河，天际浮云落照多。两岸苍山相竦峙，扁舟一棹任清波。”诗中是三百年前滦河的气象，那么，今日之滦河该如何概括其本心呢？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一个人到潘家口水库大坝下方的滦水公园（国情教育基地）散步，我拜谒了公园中禹禹、孙叔敖等十二位历史治水名人的雕塑，欣赏了反映引滦工程建设经过的赭红色浮雕，我突然顿悟，滦河的本心不就是滦河人本心的物化吗？我在采风中接触的水利人，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体现着“引滦精神”的内核：无私奉献，为民造福。

（老藤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辽宁省政协文史副主任）

一些，但也相隔200多年，王羲之也不可能拜曹喜为师学习书法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“关公战秦琼”似的说法呢？

也许和撰稿者过度依赖网上资源有关。

在网络上查询有关王羲之学习书法的经历，有这样的表述：“少学卫铄，后渡江北游名山，见到李斯、曹喜等诸名家书迹，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《华岳碑》，开始意识到不足。于是遍学众碑，书艺大进，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，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。”

或许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。

编者为了提高效率，将带有问题的词条交给人工智能工具去回答，这些工具利用网络资源，很快就完成了任务，将王羲之对李斯、曹喜书法的观摩、借鉴一并归入拜师的

行列，而该书的编者可能又疏于把关，由此便形

成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、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。

对于成人读者来说，这个说法危害性并不

大，因为大多数读者都有判断力，一眼就可以看

出其错误，但对于这本书的主要读者——中

小学生，这个危害就太大了。因为孩子们还缺

少鉴别力，书上是怎么写的，他们就相信甚至在答

题中照搬照抄，而且，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往往会

伴随一生，如果没有得到改正的机会，就会贻害

无穷，不仅自误，还会误人。

人工智能固然功能强大、方便快捷，但如

果听之任之，完全放弃

人为把关的责任，就可

能带来新的更为棘手的

问题。

因此，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，不可不慎

从。

在岁月的流转里，大暑，这一年中最热的节气，又携着滚滚热浪如期而至。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古人笔下短短八字，便将大暑的酷热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大暑时节，民间有着独特的“晒伏”习俗。我的家乡地处江海平原，梅雨季节，湿漉漉的天气常连绵十数日甚至数月，家中的衣物、棉被等有些已染上霉斑，正盼着一场烈日来驱散潮气。而大暑的骄阳似火，恰是晒伏的最佳时候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刚吻上庭院的青砖，母亲便忙开了。她先将晾衣绳架好，又从屋里搬来几张长凳，拉开间距，在长凳上横架两三根长竹竿，再铺上竹帘。随后打开衣柜，抱出一件件冬衣、一床床棉被。那些曾在寒冬里为我们御寒的厚实衣物，因久置潮湿屋内，已染上淡淡的霉味，正亟待阳光的拥抱。母亲将它们一一展开，衣物垂在晾衣绳上、被单与棉絮摊在竹帘上，整个庭院瞬间便“飘扬”起五颜六色的织物。

父亲也没闲着，他把家里储存的花生、蚕豆等谷物用畚箕盛出，倒在院子的空地上曝晒。这些谷物在粮柜里闷了太久，花生已生了虫，经烈日一烤，虫子耐不住热，纷纷爬出，四处逃窜。父亲每隔一段时间便用木耙将谷物翻个身，金色的颗粒在阳光下滚动，闪着细碎的光。